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ATION

SERIES OF
CLASSIC OVERSEA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CULTURE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中)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中外交通與邊疆史」

〔日〕藤田豐八・著 何健民・譯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日〕藤田豐八◎著 何健民◎譯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中）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 [日] 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12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鄭培凱主編)
ISBN 978-7-203-09250-6

I．①中… II．①藤…②何… III．①中外關係—國際關係史—研究—東南亞 IV．①D829.3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13331號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叢刊主編 鄭培凱

著者 [日] 藤田豐八

譯者 何健民

責任編輯 王新斐

出版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編 030012

發行營銷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傳真)

天貓官網 <http://sxrmcbs.tmall.com> 0351-4922159(電話)

E-mail sxskcb@163.com 發行部

sxskcb@126.com 總編室

網址 www.sxskcb.com

經銷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廠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700mm×970mm 1/16

印張 38.75

字數 280千字

印數 1—2000冊

版次 2015年12月 第一版

印次 2015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203-09250-6

定價 117.00圓(上、中、下)

目錄

譯者序·····	一
例言·····	一
狼牙脩國考·····	一
唐宋時代關於南海之中國史料·····	三五
室利佛逝三佛齊及舊港考·····	四二
玉爾氏註馬哥波羅旅行記補正二則·····	六一
附記泉州之阿剌伯人·····	六五
大小葛蘭考·····	六九
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	八三

歐勢東漸初期在海外之日本人.....	一一八
南漢劉氏祖先考.....	一三七
關於伊本柯達比氏之 Kanton (Kanton).....	一五一
宋元時代海港之杭州.....	一八〇
宋代之層檀國.....	二一六
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	二三九
南蠻考.....	三四二
琉球人南洋通商最古之記錄.....	三四八
葡萄牙人占據澳門考.....	三五七
宋代輸入之日本貨.....	四二〇
象.....	四二九
古代華人關於棉花棉布之知識.....	四五〇

中國史乘所傳二三神話考.....	四九一
楊及髡髻髡髻考.....	五一〇
中國港灣小史.....	五二三
葉調斯調及私訶條考.....	五四一
佛徒印像考.....	五七九

關於伊本柯達比氏之 Kantu (Khantou)

一

伊本柯達比 (Ibn Khurdabih) 氏之道里志，關於 Kantu (Khantou)，似未有明解。今爲便利起見，特摘譯關於該地之記載如次：

『從 Khanfu (Khanfou) 八日至 Janfu (Djanfou)，產物類似。由此六日至 Kantu (Khantou)，產物亦同。中國各港口，皆有被海潮影響而可航行之大河，Kantu 有鵝鰲等野禽，……過中國後，不知其地何名，惟有高山巍聳，非 Kantu 可比，次即黃金滿溢之 Sila 國。』

玉爾 (Colonel Henry Yule) 氏謂 Janfu 恐係他書之 Janku，而考爲今之揚州，且從關於伊本柯達比氏之 Kantu (Khantou)

Sila 之爲日本山名而考 Kantu 爲上海或黃河口地方。(註一) 上面摘譯之 Khanfu Janfu, Kantu (Khanou) 係依玉爾之英譯, 而玉爾之英譯, 又根據邁納特 (Barbier de Meynard) 之法譯本, 但李希陀芬 (F. von Richtofen) 考 Kanfu 爲 Khanfu Janfu 爲 Gānfu, 謂係杭州, 而以 Kantu 爲山東之膠州港。氏說明其理由, 而斥玉爾氏之黃河口說 (雖無指明玉爾氏) 謂當時之黃河, 自數世紀以來, 皆於山東北部, 流注大海, 從杭州六日航程, 位其北, 名稱之類似及城山之記載等, 均明示其爲山東南岸而當時馳名之膠州港; 又謂該港於數世紀間, 實爲浙江北航船舶之重要地, 海岸高起, 雖減少後世港口之効用, 然膠州迄一千八百六十年之芝罘開港止, 爲一重要商埠, 港口之東, 高山巍立, 頗似與朝鮮連毗, 海客每至其國海岸, 眼界猶不失該山之宏姿; 復謂西歷六百六十八年, 唐主權伸及朝鮮, 因此兩國交易, 得以自由, 而膠州實係韓人最初上陸中國之港口, 更次論證阿刺伯人所稱之 Sila, 乃指新羅國云云。(註二) 此似從來發表是說中最有力者, 日本學者石橋氏, 於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之史學雜誌上, 論及此問題, 考 Djanfu 爲揚州之譯音, 而 Kantu 爲萊州即光州, 視爲光州之譯音, 桑原教授考 Kantu 爲揚州, 係其近縣江都之譯音。此爲

一新說，其所持理由，謂唐時不獨有西胡，南蠻聚集於揚州，且新羅、日本之國史及學僧，其入唐者，多停泊於茲，且柯達比氏著書中，言 Kantu 地方頗多鵝鳥、家鴨等，而澤國之揚州，此等家禽，良非甚少，故唐韓翃之過揚州詩中有『無家不養鵝』之句，綜合此等事實考察時，即將 Kantu 擬爲揚州，亦無不妥。教授復稱，至於 Djanfou，其音不甚類似 Yangfu（揚府），故須待更詳細之研究，而否認玉爾及石橋二氏之說。（註三）又內田教授在其シラ島及ユーレスに就て一文中，亦曾涉及此問題，云『欲確定 Kantou 之爲何地，實頗困難。予今暫漠然謂 Kantou 係指山東半島之某地點，以俟後日再加考證』云云，然教授對此忽有所覺，乃引慈覺大師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承和六年四月十七日之條云：

『（前略）持疑之際，所遣水手射手等，將唐人二人來，便道登州牟平縣唐陽陶村之南邊去縣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從此東有新羅國，得好風兩三日得到。』

另加注意點，且言柯達比氏之 Sila，乃指新羅國，換言之，即朝鮮半島。（註四）

二

關於柯達比書之著作年代，西洋學者間，諸說紛紜，莫衷一是，然大都以為成於西歷九世紀左右。但究在九世紀前半期，抑或後半期，則成為問題。予固無決定此問題之資格，且此處亦無精密研究之必要。雖內容之批評，實為解決此問題之關鍵，Kantu之擬定，亦不失為資料之一。總之，予相信為記述唐代事情者。

據柯氏書中云：『從 Khanfu 八日至 Janfu …………… 由此六日至 Kantu 』既如前譯。Khanfu 為廣府之譯音，即指廣州，此為無須懷疑之事實，自克拉普洛特（H. J. Klapproth）氏深斥李希陀芬氏等之杭州說（澈浦之譯音）之不足取以來，苟稍目覩唐代史籍者，無不贊同。故關於此點，不再贅言，且無甚必要。惟關於李希陀芬氏之謂 Janfu 為 Gānfu，即杭州一說，雖不足取，然於桑原教授，玉爾氏及其繼續者之石橋氏等間，不無相左。職是之故，對此問題，似有先決之必要。

觀唐代史籍，當時中國與海外交易最盛，且外國人居住亦最多者，首推廣州，次即揚州。將Janfu擬爲中國北部之海港者，固不乏人，然姑置不論，今觀廣州以北中國南部海港，當時有福州，明州，溫州，及蘇州之松江等（註五），而最重要者，似係揚州。桑原教授亦引高宗永徽元年（A.D. 650），新羅僧義湘入唐（註六），文宗開成三年（A.D. 838）新羅金直諒入唐（註七），文宗開成三年（A.D. 838）日本遣唐使一行之入唐（註八）等，均到揚州。然上面所舉，皆從日本及新羅到揚州者，另一方面波斯人或阿剌伯人，與該地通商，且居住之者，其證據亦層見疊出。例如新唐書地理志揚州廣陵郡大督府條下載蕃客士貢袍錦事，鄧景山傳及田神功傳，均謂神功兵士至揚州大掠居民，掘毀冢墓，云：「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既謂賈胡，則知其爲大食，波斯之商人；且既謂死者數千人，則又知其居住者，爲數當不少。當時之長江，實爲海外貿易之要隘，至其上游，尚有所謂賈胡從事通商，甘澤謠載韋騶之逸事云：

『騶親弟騶，舟行溺于洞庭，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于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

由『千金賈胡，安穩獲濟』一文觀之，可知賈胡船舶，輻輳洞庭湖，更溯至上游，從事通商。唐語林卷一又載李約之逸事云：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二女求配，始殮商，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可，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由上觀之，所謂商胡者，卽賈胡在江上通商之證據也，又可窺知此等傳說之賈胡，多擁金錢財寶。宋范成大吳船錄云：『庚子風未止，強移船數里，至馬當對岸小港中泊，辛丑，風少緩，移船五六里，風復作，波斯夾泊，夾中浪猶洶湧，』其意卽言經二日，離波斯夾，至皖口北岸，夾者，泊舟之處也，馬當山今尙位彭澤縣東北四十里地方，相傳唐王勃乘舟遇風，從此一夜而至南昌云。山上今有砲台，爲長江險要之所。波斯夾名稱，與大食及波斯，似有關係，唐代似已有之。馬當山亦名馬頭山，似因泊舟故取名焉。

揚州不特位自西徂東貫流中國心腹之長江，且于開鑿運河後，又占東西南北水路之中心，東

南之粟帛，先則聚集於茲，後運至西北，隋唐以來，其繁榮爲時極久，殆甲於天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高駢傳亦云：

『揚州雄富冠天下，自（畢）師鐸（楊）行密（孫）儒迭攻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饑相仍，其地遂空』（可參照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畢師鐸傳。）

又元初盛如梓庶齊老學叢談卷中之上亦云：

『今之揚州，秦爲廣陵縣，漢爲廣陵郡……隋開皇初，方改爲揚州，其城卽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之郡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版。路學探芹亭後，開阮得岸椿娑羅木，教授劉青溪取爲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丘阜，成街市，理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由上觀之，隋唐時之揚州，經唐末之亂，略形廢墟，今之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者，於是隋唐榮華之舊趾，一時不能覓見矣（後乃再盛，固不待言），老學叢談卷下云：

『揚城之西有園，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

此西域人爲唐代揚州之大食，波斯人之後裔，抑或新來者？然因唐與元間，年代相距甚遠，故殊難斷定。

唐代之揚州，爲第一流之海港，故有大食人，波斯人等，來此通商及居住，是無可否認者。唐代之海港，不論華南或全國，當首推廣州，次卽揚州。據柯達比氏言，自 *Khanfu*（廣州）至 *Janfu* 八日航程。又從彼自交州至廣州航程爲四日一言推之，則 *Janfu* 必在長江口或其上游。利希陀芬氏雖讀爲 *Gānfu*，而考爲杭州，然杭州爲唐代繁盛之海港，實無證據。杭州於宋代，尤在南宋，始爲繁華之海港。桑原教授以 *Kantu* 當係江都之譯音，苟如此，則何以 *Kantu* 前有大山，恐係解釋 *Sila* 國，亦未可遽斷也。此較玉爾氏所言之『或係上海』豈非更奇異乎？教授引柯達比氏著書之『*Kantu* 地方，頗多鵝鴨。澤國之揚州，此等家禽，爲數不少（註九），且唐韓翃之過揚州詩亦有「無家不養鵝」』一文，而視爲 *Kantu* 爲揚州之一證，然則究竟如何？柯氏載藉，據玉爾氏翻譯，乃“*In that of Kantu there are geese, ducks, and other wild fowl*”觀此文可知不祇限鵝鴨，尙有「其他野禽」而“*that*”一語乃承上文之“*a great navigable river affected by tide*”

由是觀之，可知指貫流 *Kantu* 之大河，而謂上多野禽遊玩。是故教授所引之載藉不足考 *Kantu* 之爲揚州之旁證。教授後謂 *Djanfou* (卽 *Janfou* 一音，與揚府 (*Yang-fu*) 類似，然此又如何耶？「揚」有與章，金章，移章之切音，與「陽」同音。而「陽」又與「羊」同音，釋文作音腸。揚，陽，傷，場，腸等均爲易聲。又羊，洋，祥，詳等皆係羊聲。胡三省注洋州云：『洋音祥又如字。』（註十）故「揚」有 *Yang* 音，同時又有 *Jang* (*Djang*) 音。予對此方面，不甚明瞭，惟 *J* (*dj*) 音與 *Y* 音，似不甚差，而 *Y* 音往往又變爲 *Y* 音。試舉一例，山東益都之陽水 又稱澠水，亦呼洋水，而佛典等籍以「閭」作 *Jam* 亦作 *Yam*。總之，「揚」字有 *Jang* (*Djang*) 音，無須懷疑，似不僅爲類似問題。由是觀之，柯達比氏之 *Janfu* (*Djanfu*)，可視爲揚府，亦無不可。而揚州爲都督府地，故唐時亦稱揚府，此可見唐鑑、真東征傳，當無錯誤。如斯之例，廣州 亦有之，自不待言，但荊州、陝州 等亦復有之，而稱爲荊州、陝州 等。

三

既言 Janfu 爲揚州，則從此六日行程之 Kantu 爲何處？據柯達比氏所記載，可推測位揚州之北。尤位 Sila（卽新羅），故不但知其爲山東以北之中國海港，且亦可想像係中國極北之海港。然則必須位船舶可航行之處，且臨海潮能影響之大河，更須河上多鵝鶩等野禽。茲先一瞥隋唐時代，長江以北航海之狀況。隋帝大業年中，討伐高麗時，有來護兒者，任水軍將帥。隋書，北史均有其傳，隋書卷六十四云：

『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涇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郛郭。』

此似大業八年之事情。又云：

『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

由上觀之，隋之水軍，似從揚州或江南之某地，經由東萊，以入高麗。東萊爲萊州之古名，治所在掖縣。相傳隋之大軍，先集涿郡，分左右二十四軍，然此僅爲陸軍，外尚有滄海道軍，隋書，帝紀亦將當時詔文分門別載云：

「又滄海道軍，舟艦千里，高颿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汨江，逕造平壤。」

海船多來自南方，由此觀之（據傳當時之糧船，於東萊建造），不僅知其水軍，從揚州或江南之某地方，迴航東萊者，尤須注意者，即除八年師次東萊外，次年則不復見矣。據隋書陳稜傳，此役在陳稜離開東萊時之九年。綜上觀之，八年班師時，似水軍暫留東萊，以待再舉。若該水師，初則與自東萊，即不能謂「師次」。故通鑑卷百八十云：『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汨水。』質言之，東萊爲一時之暫泊地，無庸懷疑。

當唐太宗討高麗時，舟師悉自萊州出。惟其船舶，似自江南迴航者。貞觀十八年七月記事云：『勅將作大監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註一），同二十一年八月條云：『勅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征高麗』（註二），胡三省注云：『十二州，宣潤、常蘇、湖杭、越台，婺括、江洪也。』又同二十二年七月條云：『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越、萊州』（註三）。江南之粟帛，以海舶運往北方者（註一四），據唐書高麗傳所載，可知直至後世，仍舊不改，杜甫後出塞詠云：